

汉语和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系统对比 及个体量词教学

张 赅 王晓哲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 北京 100083)

摘 要: 本文从个体量词是名词的分类系统的类型学观点出发, 运用类型学提出的描写个体量词系统的普遍语义参项分别描写和对比了汉语和三种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系统, 并考察了 700 左右的常用名词在这四种语言中的名量搭配关系, 在此基础上总结汉语和三种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的规律性差异, 并对汉语个体量词教学提出建议。

关键词: 个体量词; 类型学; 汉语; 东南亚语言

中图分类号: H19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221-9056(2014)03-0247-15

一、引言

汉语是个体量词丰富的语言, 个体量词学习的难点和重点在量名、名量的正确搭配。因此个体量词适用名词的范围是以汉语二语习得为目的汉语个体量词研究和汉外个体量词对比的主要内容, 有很多研究^①。但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以具体的个体量词和具体名词搭配为主, 如讨论“条、张”所搭配的名词及原因, 或是具体个体量词之间的对比, 如汉语的某个个体量词和另一语言中的某个个体量词的用法对比。而对汉外个体量词系统的对比, 汉外量名、名量搭配的规律性差异则少有讨论。这与研究视角总是基于具体个体量词用法对比、没有寻找更加概括的描写框架来观察有关。

个体量词是一项重要的类型学特征,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查研究, 类型学对世界各语言中的个体量词已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提出了描写世界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统一框架。指出个体量词是名词的分类系统, 个体量词根据若干语义参项对名词进行分类, 其中有些参项是基本参项, 存在于所有个体量词语言中, 如有生与无生、人类与动植物、事物的形状与功用等, 形状中的圆形、长形等, 还有些参项在许多个体量词语言中广泛存在着, 如软和硬、大与小等, 不同的语言

收稿日期: 2013-12-09

作者简介: 张 赅, 女, 博士,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mail: chengzhang@blcu.edu.cn

王晓哲, 女, 北京语言大学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Email: wxz.0611@qq.com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于类型学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语别化”研究”(项目批准号 12JJK740012) 阶段性成果。在此对该项目的资金资助表示感谢!

中基本参项结合不同的次级参项形成不同的个体量词，并进一步形成该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对名词分类。可见类型学是用一个统一的、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框架对各语言的个体量词语义系统进行描述，在这个统一的框架下更易于清晰地对比出各语言的不同，因此本文拟运用类型学个体量词系统描写框架对比汉语和东南亚几种语言的个体量词。

类型学关于个体量词的重要认识是个体量词是对名词的分类，因而从名词的归属来观察该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角度，本文选择了 700 个常用的汉语名词^[9]，考察它们在汉语以及另外三种语言中的分类，结合对各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的语义系统描写来讨论汉语与这些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异同。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量名搭配研究很多，但都是以个体量词为纲，或举例式的说明，或是以问卷形式调查学生掌握量名搭配情况，分析学生的错误，提出教学中应注意的量名搭配。但这两种方式所涉及到的量名搭配都极为有限^[9]，对学生偏误的分析没有参考类型学研究成果，很难提出系统性意见作为教学参考，本文基于一定数量的量名搭配作考察、对比，希望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本文选取了泰语、越南语、印尼语和汉语对比。Conklin (1981) 列出如下语言序列图，最左边的个体量词最丰富、使用最频繁，从左往右依次递减，印尼语和毛利语往左都是有个体量词的，中间的吉尔伯特语有度量衡和集体量词，最右边的霍皮语甚至连度量衡量词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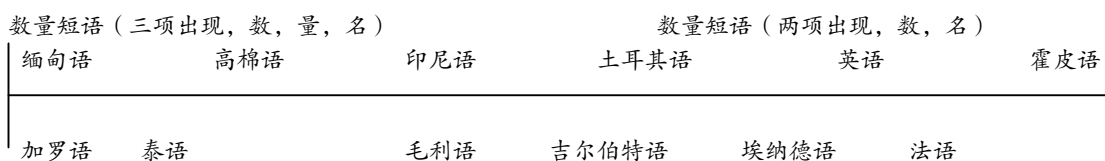


图 1 个体量词型语言序列

本文所选的语言都是个体量词型语言，这已是共识。其中泰语个体量词尤其丰富，越南语^[4]也有丰富个体量词，但个体量词的使用较自由，很多名词都有直接与数词结合的能力，印尼语个体量词数量相较其它几种语言少，有些名词不用个体量词，在图 2 中它位于有个体量词的语言和无个体量词的语言的分界线上。这三种语言分别属于侗台语、南亚语、南岛语，是东南亚语言区域最重要的几种语言，而东南亚地区近年汉语教学发展很快，特别是泰国、印尼已经成为留学生主要来源之一。这是本文选择这几种语言与汉语对比的原因。

二、汉语和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主要异同

类型学及跨语言对比研究揭示有生性、形状、功用是普遍存在于各个个体量词型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中的语义参项，其中对有生事物是否区别人与动物、植物，神灵以及植物是否是有生事物，人及动植物再如何进一步分类，各语言不同。在对无生事物的区分中，长形、圆形、面形是广泛使用的三个语义参项，而大小、曲直、软硬、是否空心等也是常用的语义参项，长形、圆形、面形分别结合不同常用参项，形成不同的形状量词，形状量词是东亚、东南亚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中最有特色、数量众多的个体量词，由于“长、圆、面”所结合的次级语义参项不同，各

语言的形状量词呈现交错对应的复杂关系。常用的反映事物功用的语义参项有文字文化事物、交通工具、建筑物或处所、机器、抽象事物等等, 东亚、东南亚语言中都有不少专门反映文字、文化事物的个体量词, 与其它个体量词型语言集中分布区域——南美洲和澳洲相比, 这一特点十分突出, 除此而外, 亚洲语言个体量词所反映的事物功用特征有很多不同, 各语言的功用量词也呈现出复杂的对应关系。

类型学和跨语言调查对本文所讨论的四种语言已经有较多的描写, Carpenter (1986)、Coklin (1981)、Haas (1942)对泰语个体量词系统有专门的描写, Nguyen(1957)、Daley(1998)则对越南语个体量词有专门的描写, Omar(1972)描写了南岛语的个体量词, 本文对比的印尼语属于南岛语系。张赅 (2009)对汉语运用类型学提出的语义参项对汉语个体量词系统进行了描写。Allan (1977)、Croft(1994)、Bisang (1999)、Aikhenvald (2000)等在对个体量词系统的理论探讨中也对这四种语言的个体量词有所涉及。综合以往的类型学个体量词研究, 运用类型学的个体量词描写框架, 本文对四种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进行了概括。[5]四种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及各个个体量词的具体语义、用法见附录。

对比四种语言的个体量词系统及具体个体量词与 700 常用名词的搭配关系, 汉语和另三种语言个体量词系统呈现出如下规律性差异:

(一) 汉语和另三种东南亚语言都有适用名词范围广泛的通用量词, 但是汉语的通用量词通用于人以及所有事物, 如“个”, 而另几种语言没有这样的通用量词, 这些语言只有通用于无生事物的通用量词, 泰语是 **อัน**[ʔan1], 越南语是 **cái**[kɑ:i2], 印尼语是 **buah**[buwAh], 这三种语言中有生与无生的区分相当严格。

(二) 汉语用于人类名词的个体量词远没有另三种语言丰富。

(三) 动物名词所用个体量词汉语与其它几种语言明显不同。

(四) 四种语言的形状量词中, 圆形量词都有大和小的分类, 如泰语 **เม็ด**[med4] (小) / **ลูก**[lu:k3] (大); 越南语 **quả**[kua:3] (大)、**viên**[vien1] (大) / **hạt**[hɑ:t6] (小)、**cục**[kuk6] (小); 印尼语 **biji**[biʔi] (小)、**butir**[butir] (小); 汉语“颗(大)/粒(小)”。但圆形量词适用范围汉语明显没有另三种语言广。长形量词中都有软、硬、直的分类, 如泰语 **สาย**[sa:j5] 和 **เส้น**[se:n 4] (软) / **เล่ม**[le:m3] (硬, 有尖细末端) / **แท่ง**[thæ:ŋ4], **ด้าม**[da:m4] (直); 越南语 **soft**[sɔi6] (软) / **thanh** [tʰɑ:nh1] (硬, 有尖细末端) / **đường**[di:ŋ4] 和 **cây**[kei:1] (直); 印尼语 **utas**[utAs] 和 **gulung**[guluŋ] (软) / **bilah**[bilAh] (尖) / **batang** [bAtAŋ] (直); 汉语的“支、枝、挺”表示“长而硬”的特征, “条、根”可用于软的事物的特点但不限于于软的事物。但汉语长形量词有其它语言所没有的“阻隔性、组合性”参项, 如“道、股”, 而另三种语言有汉语所无的“尖的末端”参项。面形量词四种语言都有表示平而薄、平而广的特点的量词, 如泰语 **แผ่น**[phæ:n 3] (平而薄); 越南语 **tấm**[təm2] (平而薄) / **bãi**[ba:i5] (平而广); 印尼语 **helai**[həlAi] 和 **Keping**[kəpiŋ] (平而薄) / **lembar**[ləmbAr] (平而宽) 和 **bidang**[bidAŋ] (平而广); 汉语“片、张(平而薄)”, 但汉语有另三种语言没有的“厚度”这一参项, 如“块”在其它语言中没有对应的量词。

(五) 四种语言都有用事物某个部位或某个突出非规则形状特征概括、分类事物的个体量词, 四种语言都有专门表示成套使用的事物的个体量词, 汉语用“部、副”, 泰语用

ชุด[chud4], 越南语用 bộ[bo6], 印尼语用 setel[setɛ1]。“花朵状”事物量词、“有把儿的事物”量词见于汉语、泰语, 汉语分别用“朵、把”, 泰语分别用 ดอก[do:k 3]、คัน[kan1]。“有架的事物”量词见于汉语、越南语 cở[go5], “叶状”事物量词见于泰语 ใบ[bai1]、越南语 lá[la:2], 但不见于印尼语和汉语。这类突出事物某个形状特征的个体量词很多, 使用的分类特征有同有异。

(六) 功用量词方面, 四种语言都有专门表示文字、文化事物的量词, 书、小说、诗歌、报纸等事物在这些亚洲语言都有单独分类, 汉语、泰语、越南语都有“建筑物、处所”的分类, 汉语用“间、所、幢”, 泰语用 ที่[th i:4]、แห่ง[hæ:ŋ3], 越南语用 ngôi[ŋoi1]、uhm[uhm2], 但“机器、武器”等功用特征在四种语言中表现不一。

可见, 泰语、越南语、印尼语的个体量词系统与汉语个体量词系统的差异有明显的共性。个体量词是对名词的分类, 个体量词如何选取事物的特征对名词进行分类则是通过具体的量名或名量搭配体现出来, 下面结合具体的名量搭配情况[6]以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个体量词教学中反映出的问题具体讨论这些差异。

三、汉语与东南亚语言的个体量词用法差异及二语教学建议

(一) 汉语的量人个体量词很少, 而三种东南亚语言却有丰富的量人个体量词。

汉语的人类名词基本是用通用量词“个”, 专用的量人个体量词很少且使用场合十分有限, 如“位、员、名”等个体量词的使用一般不见于口语。和汉语相比, 另三种语言量人个体量词要多得多, “人类”这一语义参项结合地位、职业、神灵、鬼魂、性别、年龄、性格等参项形成了各语言的量人量词体系, 语言使用中对不同的人类名词的区分十分重要, 不能混淆, 如泰语 คน[khon1]用于除王室以外所有的人, 是最常用的、一般意义的指人量词; จ้าว[cau4]用于商人; นาย[n a:j 1]用于军人、官员; ปาก[pak 1]用于证人; ท่าน[tha:n4]用于自己特别尊敬的人; ราย[ra:j1]用于申诉人、病人等; รูป[ru:p3]用于僧人; พระองค์[pha1- ʔoŋ 1]用于王族。越南语 người[ŋi:zi4]用于一般的人, cô[ko1]用于年轻女子, đáng[dəng2]用于不平凡的人, đũa[dua:2]用于地位低的成人和儿童, ông[ong1]用于绅士, nhà[nha:4]用于有专长的人。印尼语的 orang [ɔrAn]指普通的人, sosok[sösök], 用于人、尸体、灵魂、鬼等。

由于汉语的人类名词基本能用“个”且大多数情况下用“个”, 对于汉语二语习得者来说是很容易掌握的。但反过来, 由于这些语言中人类名词有更为具体的分类, 对于汉语母语者学习这些语言来说是一个难点。

(二) 汉语的动物名词使用的个体量词多, 分类比另三种语言细。

汉语常用的动物个体量词有“头、只、条、匹”, “头”用于家畜和野兽, 如“猪”, “只”用于昆虫、飞禽、走兽类, 如“鸟、鸡、狗”, “条”用于长条状的动物, 典型的如“鱼、蛇”, “匹”用于马。^[7]汉语根据大小、家养或野生、种属、形状等对动物名词的区分, 特别是使用了形状量词“条”, 有很强的规约性。另三种东南亚语言都有一个通用于所有动物的专用量词, 泰语 ตัว[tua:1]、越南语 “kon[kɔn1]、印尼语 ekor[ɛkɔr]。泰语另有大象的专用量词, 越南语中一些小昆虫如“蚊、蜜蜂”等可以使用通用量词 “cái[ka:i2]”, 除此而外, 再无其它动物量词。所以这些语言只是明确地区分出动物名词, 但对动物名词不再作更具体的区分。汉语没

有通用于所有动物的量词，但对动物名词结合动物各项特征作了细致的分类，这是汉语和另三种语言在动物名词分类上最大的不同。

从对应关系上看，三种语言中动物名词归为一类，到汉语中只有少数动物名词使用专用量词，单独分类，如马用“匹”，而多数动物名词被分成了“头、只、条”三大类，且使用的并非专用于动物名词的量词，区分的标准也不统一，有较强的规约性。三种东南亚语言基本使用一个量词搭配动物名词，而汉语常用的有四个量词用于动物名词，且有些量词不是专门的动物量词，这种母语和目的语是一对多的语言项目是学习的难点，对于这三种母语的学生来说，习得正确的动物名词的名量搭配是较困难的，是一个难点。

动物名词的名量搭配是这些国家学生学习难点已经为很多调查所指出。杨宗雄（2006）调查了78名学汉语一年以上的泰国学生对牛、大象、小鸟、羊、马五个常用动物名词搭配量词的情况，我们将杨文的数据整理如下表1。

表1 泰国学生五个动物名词正确个体量词搭配情况^[8]

	只选	总正确率	用“个”
蛇	条 10.5%	10.5%	14.1%
牛	头 35.1%	头/个 36.5%	15.8%
大象（未训练）	头 36.8%	头/个 47.4%	46.8%
大象（训练过）	头 28.1%	0	35.1%
小鸟	只 49.1%	只/个 59.5%	22.8%
羊	只 15.8% 头 28%	只/头/个 52.6%	24.6%
马	匹 33.3%	匹/头 38.6%	17.5%

上表1中最有意思的是“马”，在汉语中马只使用量词“匹”，同时“匹”也只用于马，名量搭配关系十分单纯，但是学生仍然掌握不好，认为“匹、头”两选的学生最多。

由于这些语言有一个通用于所有动物名词的个体量词，因此学生更易掌握汉语适用动物名词范围较广的量词“只、头”，而不太使用“条”，王晓哲（2010）对20名学汉语一年的泰国学生的调查显示相比于“条”，学生更喜欢用“只”，如“蚕、虫子、昆虫”的选择都是“只”多于“条”。上表1也显示泰国学生对所调查的动物名词使用“个”的频率并不高。曾怡华（2007）也指出越南学生在动物名词的名量搭配上有多使用“只”的倾向。因此对东南亚学生来说，在动物名词上更常见的是“只、头”的泛化，而不是“个”的泛化。

（三）东南亚语言的圆形量词所适用的名词范围比汉语广，各种圆形水果、鸡蛋、球等常见事物在这些语言中都用圆形量词，而在汉语中基本使用通用量词“个”。

四种语言中圆形量词都主要根据事物大小而形成“圆而大、圆而小”两个分类，但是圆形量词所适用的名词范围汉语明显比另几种语言小。汉语中各种圆形或类圆形水果、鸡蛋、各类球都

用通用量词“个”，如“一个苹果、一个梨、一个鸡蛋、一个球”，而在另外几种语言中这些名词都使用圆形量词。泰语圆而大的事物用 ลูก[lu:k3]，适用名词如：水果、坚果、瓜子、梨、栗子、柠檬、葡萄、球、气球、网球、原子弹、子弹、炮弹、馒头、粽子、丸子、鼓等。越南语的“vét[vet2]、hạt[hɑ:t6]”和“cục[kuk6]”用于圆、小且硬的事物，而“quả[kua:3]”和“viên[vien1]”一般指大而圆的事物。瓜果类名词越南语用个体量词“quả[kua:3]”，可以搭配“葫芦、黄瓜、苹果、坚果、梨、枣”等，这个量词还可搭配名词“棒球、网球、橡胶、蛋、拳头、瓦、砖、粉笔、鸡蛋”，这些名词在汉语里都不用圆形量词，而是用通用量词“个、只”。印尼语圆形量词有“biji[bijɨ], butir[butir]”，“biji[bijɨ]”搭配的名词如“球、眼睛、椰子、水果”。泰语有表示“圆而发光”的量词 ดวง[dua:ŋ 1]，“太阳、月亮、灯泡、眼睛”等都用 ดวง[dua:ŋ 1]。印尼语“眼睛”一词也使用圆形量词。

汉语水果类名词、球类名词一般使用通用量词“个”而不使用圆形量词。由于汉语以通用量词对应其它语言的多个圆形量词，因此这应该比较好掌握。但也应该提请学生注意才行。王晓哲（2010）调查了20名中级汉语水平的泰国学生对“梨”使用量词的情况，使用正确量词“个”的只占60%，马丹（2012）调查了20名中级水平的印尼学生对“榴莲”使用量词情况，使用正确量词“个”的有13人，另有5人选用了“颗”，分别有1人选用“粒、团”，说明中级阶段学生还有受母语影响用圆形量词来修饰水果名词的情况。

汉语与三种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与水果名词、球类名词搭配的差异也反映到汉语母语者学习这些语言中，本文受调查的三种语言的母语者均为双语教师，据他们反映汉语母语者在学习这三种语言时常会搞不清楚水果名词、球类名词与个体量词的搭配，因而出现偏误。

（四）长形量词最重要的差异是汉语有另几种语言所没有的“长而有阻隔性或背景性”（量词“道”）、“长而有组合性”（量词“股”）的分类，而另几种语言都有汉语所没有的“长而有尖细末端”分类，泰语 เส้น[lem3]，越南语 thanh[ʈɑ:nh1]，印尼语 bilah[bilAh]。

汉语里长形量词“道”标示“阻隔性、背景性”语义特征，搭配的名词主要有“路径、堤防、边界、界限、防线、堤坝、坡、山冈、山”等。这些名词在越南语里分别用三个个体量词，名词“路径、堤防、边界、界限、防线”用表示很长事物的量词“đường[di:ng4]”；名词“堤坝、坡”用动物量词“kon[kɔn1]”；名词“界限、防线”用有顶儿事物量词“ngọn[ngon6]”。

汉语“道”还可用于大量抽象事物，并赋予了这些事物“阻隔性、长形”的特征，这类名词常用的有：题，成语，定理，定律，命令，习题；法令，指示，纲领，规矩，指令，手续等。越南语都用一个专用量词 câu[kəu1]。

汉语量词“道”所适用的名词在印尼语中大多使用通用量词 buah[buwAh]。如：坝，障碍，篱笆，工事，栏杆，坡，山，瀑布，疤痕，山冈，山脉，题，信息，命令，手续，工序，难关等。或不使用个体量词，如：走廊，防线，屏障，门等。

汉语量词“道”所适用的名词在泰语中有不同的分类：一些名词如“习题、题、指令、命令、法令”，用表示文字文化事物的量词 ข้อ[kho:4]，而名词如“防线、光线、虹、坡、绳子、走廊”用长形量词 เส้น[se:n4]，名词如“坝、疤痕、伤口、皱纹”，用表示处所的量词 ที่[thi:4]，还有一些名词不用个体量词，这些名词有“漆、阳光、棱、工序”等。

长形量词“股”标示事物是由多条同类成员组成的，搭配的主要名词有“线、细线、毛线、绳子、丝、天线、头发、电流、激情、逆流、鲜血”等。这些名词在越南语里分在两类，名词

“线绳、细线、毛线、绳子、丝、天线、头发”使用表示长而软的量词“sợi[sɔi6]”; 名词“电流、激情、逆流、鲜血”使用具有流动性的长形量词“dòng [zɔŋ4]”。

“股”也可用于很多抽象事物, 如: 劲、力气、力量、勇气、热情、空气、气流、外力、香味、气息、阻力、压力等, 在汉语分类系统中这些事物也被认为是由多股同类事物共同组合成一体且是长形的。越南语中一般用表示气味的专用量词 luông[luoŋ4], 或者不用个体量词, 如: 干劲、味道。印尼语中这类抽象事物名词大多不用个体量词, 如香味、气味、台风、空气、气流、逆流、活力、朝气、干劲、气、力量、势力、激情、热情、思潮、勇气等, 少数用专用于风、呼气的个体量词 hembus[həmbus], 如: 风、阻力、压力。泰语中这类词大部分不使用个体量词, 个别使用反响型量词, 如“香味”使用 กลิ่น[kin3]。

“道、股”搭配的名词有许多是抽象名词, “道、股”赋予了这些事物长形特征, 汉语的这种分类很特别, 是东南亚学生学习汉语个体量词系统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对于母语为这三种语言的学生要特别帮助他们理解这些名词用“道、股”的理据, 建立“阻隔性”“有组合性”的分类, 这对学生对“试题、习题、命令、障碍、手续、难关”“空气、力量、气味”等这些常用名词精确地使用个体量词十分必要。王晓哲(2010)的调查显示泰国学生对一些只用“道”的名词, 却用了“条”, 如: “山冈、闪电、手续、障碍”等。“目光”在泰语中用专用量词, 20人中只有一位同学写出“一道目光”。

建立了“道、股”的范畴、正确掌握相关的量名搭配, 对正确掌握汉语常用的长形量词“条、支、根”等的用法十分重要, 因为这些量词表达的“长、软、直”等语义在其它语言中也有, 只是所适用名词与汉语互有异同, 对应规律不明显, 掌握有一定困难。建立“道、股”的概念, 掌握其适用范围, 可以有规律地掌握一部分不能用其它常用长形量词的名词的名量搭配, 利于辨析“条”等量词与学生母语中的常用长形量词的区别。

在东南亚语言中普遍存在着表示“长而有尖细末端”的量词, 尽管各语言所适用名词范围大小有不同。泰语用量词 เล่ม[lem3], 适用的名词有“剑、梳子、针”等, 越南语用 hánh[hɑ:nh1] 适用名词有“剑、刀”等, 印尼语用 bilah[bilAh]适用名词有“剑、刀、竹矛、针、匕首、斧子、弓、镰刀”等。汉语中这些名词多数根据其有把儿的特征用量词“把”, 少数用“根”。越南语、印尼语中没有“有把儿的事物”分类, 而泰语虽有表示“有把儿的事物”的量词 คัน[khan1], 但是该量词已经引申出用于陆路交通工具的用法, 并更常用于指陆路交通工具, คัน[khan1]对应了汉语的“把、辆”两个量词。东南亚语言中“长而有尖细末端”的量词适用的名词在汉语中多与量词“把”搭配, 关于这些名词的名量搭配的学习情况在下文相关部分会详细谈。

另外, 泰语和越南语都有表示“长而有轨迹”量词, 因此“航道、航线、路线”等名词单独分类, 泰语用 เส้น[se:n4], 越南语用 tuyến[tui:en2], 汉语没有这样的分类, 这些词使用最常用的长形量词“条”。

表示“长而中空”的量词虽然在汉语、越南语、泰语中都有, 但汉语中这个量词(即“管”)适用的名词较少, 而其它语言中这个分类适用名词范围比汉语广得多, 涉及的很多名词在汉语里用“根、条”。如泰语 ลำ[lam1]表示“长而中空”, 适用名词有“竹竿、甘蔗”以及除车辆以外的交通工具如船艇类、飞机类等, 汉语“竹竿、甘蔗”用“根”, 船艇类用“艘”, 飞

机类用“架”。越南语 *ống*[oŋ2]表示“细长中空”，用于名词“笛子、袖子、血管、牙膏”，*điếu*[dieud2]表示“长管状事物”用于名词“香烟、烟管”，汉语中只有“牙膏”用“管”，其余分别用“根、支、只”。

(五)面形量词的明显差异是，汉语量词“面”表示面形事物有正的一面、供使用的一面的特征，这个分类是其它语言所没有的。汉语面形量词中“块”表示平且厚的特征，泰语有一个“厚形”量词，适用的名词比汉语“块”广，汉语没有专门的厚形量词。

“面”所适用的主要名词中，“锣、鼓”越南语用通用量词，“墙”与“窗帘、相片”等为一类，用义为“平且有画面的”量词 *bức*[bik2]，“镜子”与“蛋糕、黄金、黄油、豆腐”等事物归为一类都用常用的平面形量词 *mảnh*[mɑ:nh3]。印尼语名词“镜子、鼓、锣”使用通用量词 *buah*[buwAh]，“墙”用平而广的量词 *bidang*[bidAŋ]。泰语“鼓”被归入圆而大或中空类事物。“墙、镜子”泰语里有专门的个体量词。

汉语“块”和“面、幅、片、张”形成平面形量词集合，“块”结合了平面形、有厚度两个特征，而其余四个量词并不指示是否有厚度，当需要指明事物有一定厚度的特征时用“块”，比较“一片/块饼干”“一面/块镜子”，可知用“块”突出了事物的厚度特征。泰语个体量词系统中有“厚形”这一特征，泰语 *ก้อน*[kɔ:n 4]，但泰语中“厚形”是与长形、圆形、面形并列的分类，只表明厚度，并不表明是否是面形，因此厚形量词所适用的名词范围比汉语的“块”广，如泰语 *ก้อน*[kɔ:n 4]可用于泥块、云、石头、肥皂、面包（整个的）、樟脑丸、电池等，这些名词在汉语有可用“块”的，也有不可用“块”的。印尼语没有表示“平而厚”或“厚形”的量词，但有表示“又大又硬”特征的量词 *bongkah*[boŋkAh]，用于“黄金”，很多时候用通用量词 *buah*[buwAh]，如用于“蛋糕”，有些事物如黄油、豆腐用表示“可以切分”的特征的量词 *potong*[pɔtɔŋ]。

面形量词中“面、块”不见于其它语言，学生建立这一范畴有一定困难。王晓哲（2010）调查显示 20 名泰语学生中对名词“黑板”，有 9 人选择“张”，“玻璃”一词有 8 人填写“张”，学生出现的错误搭配还有“一张碑、一张甲板、一张牌子、一张镜子、一张国旗”。马丹（2012）调查了 20 名印尼学生，“黑板”一词，仅 8 人选用“块”，其它人分别选用“片、张、面、幅”；“玻璃”一词，10 人用“块”，3 人用“片”，4 人用“面”，2 人用“张”，1 人用“条”；对“镜子”使用正确的量词“面、块”的有 13 人，有 6 人分别使用了“幅、张、片”，1 人用了“条”，马丹（2012）还指出在中介语语料库中有越南语学生用“张”修饰“镜子”的用例；对“墙”一词，20 人中有 5 人用错了量词，用了“张、幅”；“地毯”一词 11 人用了正确量词“张、幅、块”，而有 7 人用了“面”，1 人用了“片”，1 人用“条”；“手帕”一词，选用正确量词“块、条”的仅 6 人，10 人用“张”，各有 1 人用“幅、面”；“牌子”一词，选用正确量词“块”的只有 3 人，10 人用“张”，4 人用“面”。上列的名词都是常用名词，最合适的量词多是“面、块”，上述调查结果显示东南亚学生有面形量词之间互相混用严重、“张”泛化严重的现象，这与对“面、块”掌握不好有关，对“面、块”等面形量词用法掌握好了，最常用的面形量词“张、片”的用法也就清晰了许多。

四种语言的面形量词都有表示“平且薄、平且广”特征的量词，而且是常用个体量词，但是适用的名词有一定差异。泰语面形量词有两个 *แผ่น*[phæ:n3]和 *ผืน*[phui:n2]，*ผืน*[phui:n2]主要用于布

做的事物。**แผ่น**[phæ:n3]适用范围很广,是最常用的平面形量词,所适用的事物很多与汉语“张”相同,但汉语中“张”还有“可以伸展、有一个平面”等义,可用于“脸、嘴、弓”、“报纸、桌子、椅子、床”,这些词在泰语里都不用面形量词。印尼语量词“**helai**[həlAi]”和汉语的“张”大致对应,可以搭配名词如“纸、树叶”,但“衣服、头发、眉毛、扇子、被子、围巾、羽毛、胡子”也可以用“**helai**[həlAi]”,而汉语中这些事物不是平面事物。越南语的平面形量词中有两个量词和汉语的同义量词用法有一定差异,量词 **bức**[bik2]一般用于有画面性的事物,和汉语的“幅”对应,但该量词也可用于“信件”。量词 **tấm**[təm2]搭配名词很多,类似于一个通用的平面形量词,如名词“碑、玻璃、牌子、地毯、金牌、塑料、绸缎、布、布片、板、奖章”等,汉语用“块”,名词“薄膜、请柬、毯子、图表、网、邮票、证书、凭证、票、胶片”等,汉语用“张”,名词“窗帘、银幕”等,汉语用“幅”,名词“绷带、被子”等,汉语用“条”。总的说来,这几种语言面形量词和汉语面形量词的对应十分复杂,不是十分整齐。

(六)三种东南亚语言有汉语所没有的“环形”量词,泰语 **วง**[wɔŋ1],越南语 **vòng** [vɔŋ4],印尼语 **bentuk** [bəntuk]。环形量词所适用的名词,在汉语中一般都使用通用量词“个”。对汉语二语学习者来说较容易。

(七)四种语言都有表示事物某个部位或某个突出非规则形状特征的个体量词,但每个语言具体分类都很有特色。

汉语有这些语言没有的“有口儿(量词“口”)、有把儿(量词“把”)、有底座(量词“座”)、有支架(量词“架”)等分类。最值得注意的是量词“把”,用于有把手的事物,适用名词有“牙刷、椅子、琴、宝剑、钳子、勺子、雨伞、扇子、刀、壶、手枪、剪刀、梳子、刷子、叉子、铲、斧子、锯、镰刀、锹、锁、算盘”,这些事物中大部分有尖细末端,在另外几种语言中很多分到了汉语所没有的“长形而有尖细末端”类,如泰语量词 **เล่ม**[lem3]、越南语 **hanh**[hã:nh1]、印尼语 **bilah**[bilAh]所适用的名词。

“把”适用于很多生活中的常用名词,在其它几种语言都使用“长而有尖细末端”义的量词或是一般的长形量词,由于母语中没有“把”类量词,因而学生容易把这些名词归入长形量词适用范围内,马丹(2012)在对120名学生的调查中显示“伞”最常见的错误名量搭配是用“条、根、只”^[9]。泰国学生对“伞”的量词使用尤其值得注意。泰语中“伞”归为“有把儿事物”一类,用量词 **คัน**[khan1],与汉语相同,但由于 **คัน**[khan1]在泰语更主要的是用于“自行车、公共汽车、轿车、摩托车、坦克”等陆路行驶的车辆,所归类的事物与汉语的“把”有很大不同,因此泰国学生对“一把伞”的量名搭配掌握得非常不好。杨宗雄(2006)对泰国学生的调查显示选择“一把伞”的只有13.5%,其中只选“把”的只有7.7%,而学生选择“一条伞”却有30.8%,学生更易把伞归入长形事物。

汉语量词“座”常用于建筑物、大的固定的事物,如岛、山、楼、大厦、房屋、房子、坟墓、车站、城市、公园、机场等。对建筑物,越南语、泰语多使用“建筑物、处所”的专用量词,如越南语中“大厦、政府大楼”使用量词“**to à** [tɔa:4]”,**nóc** [nɔk2]用于“房屋、屋子”,**ngôi** [ŋoi1]用于“坟墓”。泰语也有专用于房屋建筑的量词,**หลัง** [lan2]用于“房子、楼”,**แห่ง** [hang2]用于“处所、地点”,**ห้อง** [ro:ŋ4]用于具体单位机构如“学校、医院”等。汉语中虽

然也有“建筑物、处所”分类，如“所、处”等，但“座”也是建筑、处所类名词常用的个体量词。而印尼语的建筑物使用通用量词。

量词“口”适用的名词并不太多，常用的有“钟、锅、井、箱子、缸”。越南语、印尼语中这些名词用通用量词，泰语一般各自有专用量词，其中“箱子”用反响量词 ก่อง[kɔːŋ3]。

“叶状物”量词在泰语和越南语中广泛使用，但汉语中没有。^[10]泰语 ใบ[bai1]义“树叶”，用作“树叶”的量词，取其形似，还可作印有文字的纸的量词，因为树叶曾是泰国人民装食物的容器，所以引申为表示中空的事物量词，用于食物容器、帽子、桶、瓶子等。越南语量词 Lá[lɑː2]所适用名词很多汉语用面形量词，如“牌、旗帜、申请、帆”等，但其适用的“肺、肝、脾”等身体部位名词汉语用“个”，“信”汉语用“个”。

泰语 ตัว[tua:1]本是用于动物的量词，取四肢形而用于象有四肢形的东西，如：桌子、椅子、沙发、裤子、衬衫、上衣等，该分类也不见于汉语，这些常用名词在汉语中分到了不同类。实际使用中 ตัว[tua:1]的适用范围已扩大到与四肢形无关的事物上，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次通用量词，如：录音机、数字、吉他、显微镜、照相机。

越南语“波浪状、石状物、蘑菇状”等特征都是汉语没有的。“蘑菇状”量词 nấm[nəm2]适用的“墓穴、坟墓”，“石状物”量词 hòn[hɔn4]适用的“山、岛”等在汉语里都看作有底座的大而固定的事物，使用量词“座”，归为一类。

印尼语有用于可以撕裂事物的量词“carik[cArik]”，用于能切分的东西或衣物的“potong[pɔtɔŋ]”，汉语中不见相应的分类，这两个量词是常用个体量词，适用的名词很多。“carik[cArik]”适用的事物“便条、纸、布”等汉语中用“张、块”，“potong[pɔtɔŋ]”适用的名词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很多衣物名词，如“衬衫、军装、袜子、外衣、裤子、裙子”，汉语中大多数衣物名词是用次通用量词“件、只”，“potong[pɔtɔŋ]”所适用的其它名词汉语中多用面形量词，如“饼干、豆腐、肉、黄油、面包、烧饼、板、布、绸子”等。

越南语和汉语都有“有顶儿事物”一类，但在两种语言中这个量词适用名词是不同的，越南语认为“山岗、山冈、火焰、火”等事物是有顶儿的事物，用量词 ngọn[ngon6]，而汉语用“道、条、团”等规则形状量词。汉语将“轿子、帽子、帐篷、头盔”等事物归为有顶儿的事物，用量词“顶”。

泰语量词 คัน[khan1]用于有把儿的东西，如伞、勺子、叉子等，这与汉语相同，但 คัน[khan1]更多的是用于自行车、公共汽车、轿车、摩托车、坦克等陆路交通工具，而陆路交通工具在汉语中有专门的量词“辆”。泰语和汉语都有“花朵状”分类，汉语是“朵”，泰语是 ดอก[dɔ:k 3]，但泰语除可用于花外，还可用于“斑、疤”，汉语中这些名词用面形量词“块”。

(八) 功用量词方面，汉语与其它语言最大的不同是交通工具名词有专门的分类，并且交通工具量词有再次一级的区分。

汉语交通工具名词根据行驶场所是陆地还是水中，分别使用“辆、艘”，空中飞行的交通工具根据其外形特点用量词“架”。泰语没有专门的交通工具量词，陆路交通工具分到“有把儿的事物”，用量词 คัน[khan1]，船、飞机、潜艇等除了车以外的交通工具分到长形事物，使表示“长而中空”的量词 ลำ[lam1]，很显然这一用法通过隐喻而来。印尼语交通工具名词也没有专用量词，而用通用量词。越南语交通工具类名词，统一用量词“chiếc[ʃiek2]”，但是该量词还可用

于交通工具行进的场所“桥梁、沟”，这是通过转喻产生的用法演变。汉语里“桥梁”是有座的、固定的事物，使用“座”，“沟”是长形事物，使用“条”。

泰语 *กระบอกล*[ka1- bɔ:k1]，印尼语 *Laras*[lArAs]都是专用于各类枪支的量词，而汉语枪支没有专门的分类，而是根据形状特点分别用“把、挺”。

(九)个体量词型语言中都有通用量词，通用量词本身不表示事物的任何特征，没有分类作用，只是使名词个体化，因为在个体量词型语言中使用个体量词后名词才能具体有所指。因此通用量词可用于没有普通个体量词的事物名词，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代替已有的普通个体量词使用，适用范围极广。正是这一特点带来了个体量词学习中通用量词泛化的问题，在汉语习得中就是“个”的泛化。母语为个体量词型语言的学生在汉语个体量词学习中要特别注意母语中使用通用量词的名词在汉语里不使用通用量词而是使用多个普通个体量词的情况，这种一对多的情况是学习的难点。

泰语的量词 *อัน*[ʔan1]通用于无生事物，*อัน*[ʔan1]搭配的名词中有一些汉语不使用通用量词，其中一些名词汉语要用次通用量词“只”，如“灯笼、鼻子、手表、齿轮、翅膀、电铃、箩筐、拍子、桶”，名词“刺、棍子、火柴、桅杆、冰棍、喇叭、曲子、光棍、手绢、篱笆、障碍”等汉语用长形量词，分别是“根、支、条、道”，名词“表格、犁、浮雕”等汉语用平面形量词，名词“荔枝”汉语用圆形量词“颗”或通用量词“个”，名词“剪刀、钳子、刷子、锁”汉语使用有把儿事物量词“把”。

越南语的通用量词是“*cái*[ka:i2]”，适用的常用名词中有几类在汉语中有明确的分类且一般情况下要使用普通个体量词。越南语大部分衣物使用通用量词“*cái*[ka:i2]”，如“帽子、裙子、裤子、手绢、手链”等，汉语分别用“顶、条、块”。食物名词“饼、烧饼、饼干、面包、糖果”，日常事物名词“地板、板、木板、甲板、黑板”等汉语使用面形量词“块”，“锣、鼓”汉语使用面形量词“面”，越南语都使用通用量词“*cái*[ka:i2]”。名词“叉、勺、扇子、伞、梳子、镰刀、斧子、钳子、剪子、手枪”等，汉语认为这些名词具有有把儿的特征，使用显示事物外形特点的量词“把”，而越南语都用通用量词“*cái*[ka:i2]”。

印尼语个体量词在几种语言中是最少的。通用量词“*buah*[buwAh]”的适用范围特别广。名词“坝、障碍、篱笆、工事、栏杆”印尼语用通用量词“*buah*[buwAh]”，汉语都用表“长有阻隔”的长形量词“道”。“帽子”印尼语用通用量词，汉语使用有顶儿事物量词“顶”。名词“镜子、鼓、锣”汉语中使用面形量词“面”，“箱子、棺材、锅”汉语使用有口儿的事物量词“口”，“照相机”汉语用“架”，印尼语都使用通用量词“*buah*[buwAh]”，上述名词所用的汉语量词，都是印尼语中没有的分类。名词“手榴弹、原子弹、导弹、卫星”印尼语用通用量词“*buah*[buwAh]”，汉语分在圆形事物类，使用“颗”。交通工具名词印尼语都使用通用量词“*buah*[buwAh]”，汉语有专门的量词。名词“喇叭、凳子、床、桌子、沙发、橡皮、牙膏”在印尼语中都没有分类，使用通用量词，到了汉语中，“喇叭、牙膏”使用长形量词“支”，“凳子、床、桌子、沙发”使用面形量词“张”。名词如“出路，边界，门路”，汉语用长形量词“条”，印尼语用通用量词。一些抽象名词如“手续、工序、友情、力气、勇气”等，印尼语中也用通用量词。上述名词所用的汉语量词，在印尼语中也相应的分类，但量名搭配不同。

(十)抽象事物名词的名量搭配汉语和另三种语言有很大不同。

汉语有专门的个体量词与抽象名词搭配,如“桩、起、项、宗”等,也常使用形状量词,如长形量词“条、道、束、股、段”等,面形量词“张、片”,圆形量词“团”,特别是“条、道、股”适用于许多常用的抽象名词。泰语、越南语有专用于抽象名词的个体量词,但适用范围有限,和汉语不同。印尼语没有专用的个体量词。汉语抽象事物名词普遍使用个体量词,且多使用形状量词,是十分突出的特点。掌握汉语抽象名词与个体量词的正确搭配是对留学生汉语水平更高一级的要求。汉语与这些语言在抽象名词与个体量词的搭配上主要差异如下。

泰语用于抽象名词的个体量词有专门的功用量词、形状量词、通用量词、反响型量词等。所用个体量词类型和汉语差不多,只有反响型量词不见于汉语。但具体名量搭配上却有很大不同。部分抽象名词尤其是“言语信息类名词、社会意识形态类名词”,泰语以用专门的功用量词为主,而汉语一般情况下是根据这些名词的“条文性”形状特征而给它们分类的,用“条”。这类名词如:标语、消息、新闻、标准、规定、规则、要求、优点、谜语、理由、成语、摘要、座右铭、教训、法令、法律、定律、空气、气流等。有些“条”适用于的名词,如“情报、规律、线索、政策、新闻、命令、生命、措施”,泰语这些名词不用形状量词,而使用反响型量词,泰语中抽象名词大量使用反响型量词。

越南语有一个专用于分条项抽象事物名词的量词“điều[diêu4]”,用于社会意识形态事物类名词,其涵盖的名词有“法令、指示、规则、纲领、规矩、公约、准则、定律、法则、宗旨、对策、规定、原则、纪律、刑罚”等,汉语这类名词用长形量词“条”。名词“部队、队伍、海军、军队、空军”汉语用长形量词“支”,越南语可以使用两个量词,表示团队的“đội[doi6]”或表示单位的“đơn vị[d3n1 vi6]”。事件情由类名词,越南语一般不用个体量词,如“难题、难关、友情、经验、途径、线索、意见、建议、理由、教训、工序”等名词,汉语使用量词“条、道、段”等。

印尼语抽象名词多不使用个体量词,与汉语有两点突出的对应规律:部分性状品质名词、生理名词和心理名词如“活力、朝气、干劲、气味、力气、力量、势力、激情、热情、思潮”等,这些事物汉语中把它们看成是由个体组成的整体,外形是长形的,而用长形量词“股”;社会意识形态名词和事件情由名词如“法令、法规、定理、定律、指令、公约、对策、规矩、纲领、义务、协定、规则、情报、措施、方针、制度、法律、政策、规定、原则、纪律、规律、喜讯、要求、意见、建议、理由、真理、途径、线索、消息”等,这些事物都可以写在纸上、以条分缕缕的可视形态呈现,汉语使用长形量词“条”。

四、结 论

以上对比了汉语和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主要不同并结合教学实际作了分析讨论。指出动物名词、交通工具名词、抽象名词的名量搭配是学习中的难点,在三种东南亚语言中这些名词所搭配的个体量词单一或是不搭配个体量词,而汉语中这些名词的名量搭配关系复杂。个体量词中“道、股、面、块”这些都是三种东南亚语言中无而汉语中有的项目,要特别加以训练,建立该范畴。“把、座”适用的名词在三种东南亚语言中突出显示的事物特征与汉语不同,要提示学生不能按母语的惯来使用个体量词,特别注意在汉语中用“把”而不用长形量词、用“座”而

不用建筑物、处所量词的名词。由于通用量词的特殊性很容易出现通用量词的泛化, 通用量词的量名搭配是需要重点学习的。

个体量词的学习以具体的、逐个的量名搭配的经验积累为主, 但用类型学的方法可以找到一些规律。这些规律可以为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个体量词教学或是汉语母语者学习这些语言提出参考。

本文的研究显示汉语与东南亚语言个体量词系统的差异有共性, 因而针对这些母语背景的汉语个体量词教学可以有一定的一致性。近年来汉语教材编写中有强调国别化和强调普适性的分歧, 仅就教授汉语语言知识而言, 主要内容是一样的, 普适性是主要的, 完全的国别化教材也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但是不同语言的差异可以作为教学参考、考察点出现, 在教学中作适当的突出和针对性处理。运用类型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方法, 根据一些类型学特征将语言分组, 并分组考虑它们和汉语的差异, 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有针对性, 也有更大的适用性, 更好的经济性。

注释:

- [1] 针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名量或量名搭配研究, 重要的如何杰(2000)、朱庆明(1994)、张敏(2006)等以及本文参考文献中所列的数本量词词典等。
- [2] 本文考察的 700 个名词从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八本量词词典、旧 HSK 大纲及语料库整理所得, 这方面的得到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郑艳群教授的大力支持, 谨致谢忱!
- [3] 如龙伟华(2004)在对比汉泰语量词时谈到泰语的动物量词 $\text{ตัว}[\text{t ua:1}]$ 可以用于桌子, 曾怡华(2007)归纳越南学生量词学习错误类型和原因时举例性说明有“那条纸、一只鱼”的错误, 胡永梅(2008)举例性指出泰国学生有“八头小鸟、五只鱼”的错误。杨宗雄(2007)在专门针对泰国学生量词使用情况的调查中仅涉及了 20 个使用个体量词的名词。
- [4] 越南语的系属尚无明确结论, 一般认为它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
- [5] 四种语言的个体量词范围综合了以往个体量词研究论著、多种语法教科书、语言词典的成果, 由于本文只讨论个体量词, 因而与一般语法教科书及语言词典中的量词并不一致, 本文首先一一作了甄别, 确定了各语言的个体量词。接着参考有关论著、语法教科书、语言词曲的描述, 并根据类型学的描写框架描写个体量词的语义用法, 最后从对外汉语教学目的出发, 用这些语言中个体量词与本文所考察的 700 个名词所指称事物的搭配关系进一步明确具体个体量词的用法。
- [6] 名量搭配的确根据词典、有关研究文献以及对母语者的调查。泰语调查合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研究生陈尊严(泰)、苏桂芝(泰), 越南语调查合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梅欣(越南), 越南语相关研究还得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越南语系聂槟老师的指正, 印尼语调查合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李金慧(印尼)。在此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和敬意!
- [7] 另有“尾、腔、峰、羽”等专用动物量词, 但不常用且适用范围极窄。
- [8] 表 1“只选”栏表示学生只选择了这个量词, 该量词也是最合适的, “总正确率”包括“只选”和学生同时选择了两个以上量词且其中有“只选”栏中的量词两种情况。“用个”一栏显示了学生使用量词“个”的情况, 包括只选“个”和同时选“个”和其它量词的情况, 有时用“个”是错误搭配。杨文也有对其它名词的错误名量搭配的调查统计, 我们没有整理、反映在表 1 中。
- [9] 这 120 名留学生包括母语为有量词语言和母语为无量词语言的学生各 60 名, 留学生此处主要的错误是长形量词泛化, 反映出学生建立长形范畴比较容易, 并且已经形成了“量词是名词分类”的观念。这也说明以往关于量词学习的通病是“个”的泛化的认识过于粗疏, 要视具体名词而言。
- [10] 汉语有“一叶扁舟”的说法, 但“叶”的使用很有限。

参考文献:

陈保存等:《汉语量词词典》,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 褚佩如、金乃莉:《汉语量词学习手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傅成劫:《汉语和越南语名量词用法比较》,《民族语文》,1985年第5期。
- 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手册》,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
- 郭先珍:《现代汉语量词用法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2年。
- 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词典编委会:《汉语印度尼西亚语词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年。
- 汉越词典编写组:《汉越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何杰:《量词一点通》,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3年。
-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 胡永梅:《泰国学生汉语学得偏误现象解析》,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 黄氏昭鹳:《越南学生汉语“数量名”结构偏误分析》,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 焦凡:《汉英量词词典》,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
- 焦凡:《看图学量词》,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3年。
- 林霞:《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量词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刘学敏、邓崇谟:《现代汉语名词量词搭配词典》,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
- 龙伟华:《汉泰语量词比较研究》,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马丹:《基于语料库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形状量词误用研究》,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曲凤霞:《对外汉语量词教学初探》,辽宁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论文,2002年。
- 阮春面:《现代汉语和越南语数量短语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阮氏玉河:《汉越语个体量词语义语法特征比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邵敬敏:《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国语文》,1993年第3期。
- 石毓智:《表物体形状的量词的认知基础》,《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期。
- 宋帆:《汉泰语量词比较研究和泰语量词教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孙雯燕:《对外汉语个体量词教学的层级和方法》,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 唐淑宏:《对外汉语量词教学研究——以北大版初中级<汉语口语>教科书为依据》,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 王惠:《现代汉语名词词义组合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王康海:《汉语和越南语名量词比较研究——兼谈越南语学生汉语名量词的学习》,《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2期。
- 王晓哲:《汉语与东亚、东南亚语言量词对比研究——基于类型学理论》,北京语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 王晓哲:《泰语学生现汉量词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和量词教学》,刊于《汉语国际教育“三教”问题——第六届对外汉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246-278页。
- 杨宗雄:《泰国学生汉语常用名量词习得偏误分析》,云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 殷焕先、何平:《现代汉语常用量词词典》,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
- 曾怡华:《越南留学生学习汉语量词的偏误分析》,《语言教学研究》,2007年第5期。
- 张赫:《类型学背景下的汉泰语量词语义系统对比和汉语量词教学》,《世界汉语教学》,2009年第4期。
- 张静:《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名量词偏误分析及教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 张敏:《名量词“道”与“条”的辨析》,《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 张万起:《名词对量词的选择问题》,刊于《语法研究和探索》(第七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153-161页。
- 赵雪莲:《从认知角度看量词“片”的名量搭配》,《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2009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朱庆明:《析“支”、“条”、“根”》,《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3期。

- Adams, K.L. and Conkin, N. F. Towards a Theory of Natural Classification, *Papers from the Annual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9, 1973. 1-10.
- Aikhenvald, Alexandray. *Classifiers—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Allan, K. Classifiers. *Language*, 1977. 53(3):285-311.
- Bisang, W. Areal Typ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Based on Nouns and Verbs in East and Mainland South East Asian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s*, 1996, 20(3). 519-597.
- Bisang, W. (1999) Classifier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Gvozdanovic Jadranka(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999, 113-186.
- Carpenter, K. (1986) Productivity and Pragmatics of Thai Classifiers, *Papers From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12*, 1986, 14-25.
- Later rather than Sooner: Children's Use of Extralinguistic Information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ai Classifiers,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86, 18(1):93-113
- Conklin, Nancy. *The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Numeral Classification in Tai and Austronesi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1.
- Croft, William. Semantic Universals in Classifier Systems, *Word*, 1994, 45(2):145-171.
- Daley, Karen Ann. *Vietnamese Classifiers in Narrative Texts*, A publication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nd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1998.
- Denny, J. Peter. *What are Noun Classifiers Good For?* Paper from the Twelf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CLS12), 1976, 122-132.
- Goral, Donald R. Numeral classifier systems: a Southeast Asian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78, 4(1), 1-72.
- Haas, Mary R. The Use of Numeral Classifiers in Thai, *Language*, 1942, 18(3): 201-205.
- Nguyen. Dinh Hoa. Classifiers in Vietnamese, *Word*, 1957, 13(1):124-152.
- Omar, Asmah Haji.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lay and Iban,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72, 14(3):87-96.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ystems of Numeral-classifiers betwee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Approaches on Typology and Pedagogy

ZHANG Cheng & WANG Xiaoz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compares the numeral-classifier systems of Chinese with the other thre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on typological view, also investigates the collocation between 700 common words and classifiers in the four languages. Based on these studies, the paper concludes syste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classifiers in and in the other three languages, and gives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about numeral classifiers of Chinese.

Key words: numeral classifiers; typology; Chines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